



山巅上的树

□ 胡为民

走过峡谷，抬头仰望，站立在山巅的那些树总让人肃然起敬。转眼间，我第二次到大凉山支教回来已一年多了，还是忘不了山巅上那郁郁葱葱的树。

我是在丘陵和平坝地区长大的孩子，很少看见巍峨高耸的大山，有幸两次到大凉山支教，不仅领略了大山的巍峨雄壮、独特的民族风情，还饱览山巅那些树的神采。

每年的5月中旬到9月底是大凉山的雨季，雨季来临，每一场雨，山的颜色就要“深”一大片。

第一场雨总是逮住春天的尾巴悄悄地随风潜入夜，早晨起来一看，我支教的漫水湾镇胜利学校周边的山岭一夜之间绿了一层，远望山岭的树，郁郁葱葱，神采奕奕，山巅上的树更让人感觉无比的精神抖擞。这茫茫地大凉山山巅的树是传奇，不仅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大凉山群山连亘，苍翠峭拔，云雾缭绕，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木与湛蓝辽阔的天空，缥缈的几缕云恰好构成了一幅雅趣盎然的淡墨山水画。几年前，我初到凉山时，每每远望山巅神采奕奕的树，总会滋生无限的遐想：山巅的树应是无比幸福的，它们与蓝天、白云为伍，每时每刻都在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趣……

那天，天高气爽，我与一同支教的同事小何登一座海拔二千多米、长满松树的大山。在山脚时，看见山顶在雾里，显得神秘似神仙之境，而正是由于好奇之心，探究山顶的美好，我们决定登上顶峰，探究心中的传奇——山巅的树。临近山顶的时候，我气喘吁吁的坐在草地上，不经意间发现：眼前松树树干几乎都是弯曲的，树顶发如伞一般，一路上去，松树皆是如此，特别是山巅的树，树干粗大弯曲，松树个子都不高，没有山脚松树那种高大挺拔。我想，山巅的树之如此，那是因为它们还是小时就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被暴雨淋得死去活来，被阳光晒得焦头烂额……它们树干虽然弯曲，但粗壮有力；树尖虽不秀颀，但团结宽大，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长成大树，精神抖擞的站在山巅，笑迎风雨，领略独特的风景。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亦如此，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然会经历诸多艰难困苦，才能达到别人不同达到的高度，饱览到人生无限风光。

“树木是大地写在天空的诗。”山巅上的树，如同一行行写在天地、云朵间栩栩如生的“哲理诗”，昭示出生命的博大与壮美；山巅树以并不伟岸的身躯，扎根贫瘠的山岩，自然的生与死，抒写强者的精、气、神。

山巅的树是挂在天空中的生命的绿色乐章，我爱大凉山旖旎的风光、纯朴的民族风情，爱大凉山站在山巅呼风唤雨的树。

(接三版)

革命先辈不怕牺牲 “革命理想高于天”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全国革命陷入低谷的艰难形势下，愈挫愈勇，屡失屡建，先后组织了大大小小70多次武装起义和兵变。他们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围剿”，与上级联系不畅、革命力量鱼龙混杂、党组织不成熟不健全等困难，始终坚守理想信念，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坚贞不屈，斗志昂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

革命理想高于天。刘志丹在入党誓言中写道：“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他的好几位亲属被敌人杀害，两个幼子在恶劣战时环境中不幸夭折，自己也含冤入狱，但在生死关头，他始终坚信：“黑云总遮不住太阳”。谢子长在1934年8月的战斗中负伤，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围剿”根据地的关键时刻，本应好好休养的他，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坚持随军转移和指挥战斗，伤情不断恶化，不久便与世长辞。习仲勋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始终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为党尽忠”的坚定革命者。《西北岁月》前两集中，老掌柜要是不被反动军队抢走一百大洋，也不会去借高利贷，就不会被逼死。老掌柜死后，习仲勋同志的家人终于理解了他为什么要革命。反动势力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起来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周边环境极其复杂、物质财富和支援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并且不断走向胜利，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辈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和他们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于党、为党尽忠的党性修养和人格品德。

革命先辈又斗争又联合 肝胆相照的统战智慧

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革命武装，采用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法，与同情革命的各派力量建立合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曾回忆：“我们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分不开的。”

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红、白、灰“三色”建军思想，最大限度争取和壮大革命力量。白色指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开展兵运工作，使其改造成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积极做国民党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习仲勋曾回忆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们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我们党

跑客运的老吴

□ 段兵胜



清晨六点，天蒙蒙亮，穿着黑色夹克的老吴已在一个湾子里忙活。他将村村通客车停在这个湾子的广场上，帮着搀扶一位从家中蹒跚走出的七八十岁老人，老人身边有家人陪伴，是要去乡镇医院看病。

这是我和老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我从小城来到本地一个偏远的小村工作。老工作队员将老吴的手机号码告知我，称老吴的客车跑村村通客运，有需要可提前联系。

老吴，快60岁的样子，个子不高，不胖不瘦，面色黑红，眼神闪亮。他开的是一辆黄色巴士，车从始发地开始，断断续续靠近附近的湾子接乘客。一路上老吴就帮着乘客拿手提物、搬行李、引导上车、安排座位，忙得不亦乐乎。途中，老吴不时停车打电话，告之对方车即时行驶的位置及下一趟经过某地的大概时间。因途经的湾子有位乡亲有急事请求前往，他就告知车上乘客，要“拐”一脚，并说明原因，得到乘客们的理解支持后，他立即开车去接那个有急事的乘客。后来我得知，遇到诸如此类的紧急情况，这里的村村通客运司机均会如此这般操作，乘客们也都不会计较耽搁个人时间。

坐老吴的车多了，我便慢慢熟知了他的一些行车规律。他的车一个来回一般情况下大约要四

十分钟，特殊情况下要大约个把小时。“特殊”的原因是，有老人因身体缘由需上门接送，这种服务甚至要求直接服务到家门口，还需要他走进对方家中帮忙搀扶老人或拿东西。就这种特殊情况，我问他厌烦与否，他笑着说，乡里乡亲的，遇到难时能帮就帮一把，再说做生意要讨下一回。我想，这个“讨下一回”的做法，可能是他赢得回头客和好口碑的秘诀。

老吴在镇村之间跑客运，有两辆车。一辆是这个黄色的农村客运巴士，一般是早上或者节假日时跑得多，因为乘客多。客流高峰期过后，他多是用一辆新能源电动小汽车载客。他的说法是，这条村村通运营班线，多是水泥路，路面又平又宽，质量又好，电动车跑起来不吃力，而且很匹配一般情况下的客流量，他觉得这种灵活机动的运营方法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老吴更熟了，和他闲谈时得知，他是位农民，如今在跑车的同时，家里还承包几十亩土地，还有数亩鱼池。他农忙时请人帮忙，跑车之余就去田畝里照看庄稼；想吃鱼了，就拿根钓竿到鱼池钓鱼，日子过得很惬意。

这个金秋，我随着他的车稳稳地奔驰在乡间公路上，吹着凉爽舒坦的秋风，闻着果实成熟的香味，看着五彩斑斓的秋色，感觉真是好极了。



那株百日菊

□ 锥伟

单位实验楼下，有一株百日菊，兀自生长，独成一景。这株绯红色的百日菊，默默扎根在常年缺少水分、缺乏养分的混泥土夹缝中，背靠路牙，迎风绽放，倔强又顽强。

小小的一株，枝枝节节，每个枝条上一朵花，竟同时盛开了八九朵。花朵大大小小，一个一个绯红饱满；花瓣层层叠叠，一片一片均匀挨挤。那一粒粒淡黄色的花蕊手拉着手，点缀其中，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给这里平添了些许生机和一抹靓丽的色彩。

遇见它时，绝对偶然。平时上下班，我都是从一楼东门直直进出。那天，我从东门口出来后，拐了个弯，往砖铺的小道款款而行，准备下班。而它，就站在小道的出口，孤单影薄，却又绚烂绽放，依风而舞。

那绚烂，瞬间打动了我。一天又一天，它的花，一朵更比一朵大，一枝更比一枝高。

它，花枝蔓伸，娇嫩欲滴，惹人怜爱。自此，上下班途中，我便多了一份牵挂。每次我都刻意从它那里经过，看看这位“朋友”。细嗅，芬芳扑鼻；端看，云锦含羞。

至深秋时，大半的草木凋零落幕。这株百日菊，竟也一夜间暗失粉黛。天地一寸一寸薄凉，花朵一层一层抖动身姿，一瓣一瓣化蝶飞走。

多么幸运，在最美的季节遇见它，亲眼目睹它一枝一枝，花开花落。我随手拍下了它那从容、自然、平实的美，也不禁时常为它驻足，感慨，感叹！此刻，新冬忽临，迎风而忆，足矣！

木叶下

□ 路来森

河岸，森林一片。进入季秋，树叶枯败，开始凋落。而秋风，则加剧、加速了木叶的凋零。

风吹木叶，也是树叶凋零的极致之美。树叶，变黄了，败了，但要真正凋零，还得需要一阵阵、一次次秋风的吹送。

我喜欢看风吹叶落的景象。而每次看秋风吹叶落，所呈现的那份飘洒的景象，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那两句诗：“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壮观而华美，秋天里最美的一道风景。其实，秋风吹落叶，风小风大，各具其美。

风小，则林静。树叶的凋零，通常是零碎的、疏落的，很少呈现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景象。一片片地落着，几片几片地落着，仿佛不经意间，仿佛那些树叶，只是结伴而出，玩一场有趣的游戏。其姿态也美，飘然，轻柔、舒缓，速度极慢，似有丝丝缕缕的牵挂，内心储了诸多的不忍，于是，再回首，再回首……

此时，你若行走在林中，便会常常遭遇落叶的亲昵。落于头顶，落于衣衫，甚至于，一伸手间，一枚落叶就落在了你的手掌心。不经意间，望向地面，你会发现，地面上已然落叶满地，尽管是稀稀落落地布散着。

落叶真黄，黄如金箔。每一枚落叶，都是一只曼舞的金蝴蝶。

秋风大起，摧枯拉朽般。那些早已等待在水岸边的柳树，柳叶哗然而下，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倾泻一般，在风中飞舞，在风中纠缠，最终，纷然落于地面、水面。那个落叶凋零的场面，有一种乱感，也有一份惊艳感。其它的落叶树，也有着同样的表达，只是不似一棵柳树那样的齐整，那样的齐刷刷的凋零。此时，满树林都成了落叶的世界。枝条摇晃、呼啸，落叶飞扬、碰撞，鸟儿惊飞，在林间尖叫、翘舞，扑棱棱，振翅不已。

最后一场大风，常常会发生在夜间。第二天早晨，你走进树林，就会发现，大片的树林，树叶殆尽，本来的密集、繁稠，一下子干净了，空了。众多的鸟巢，完全裸露了出来；鸟儿们栖于枝头，在瑟瑟秋风中，羽毛扎煞，表情呆木，仿佛惊魂未定。树林中，只剩下赤裸裸的枝条，一根根，倔强地截向冷碧的天空。

再看向地面，地面上落叶堆积，整个树林，都弥漫着落叶弥留的气息。

树林，进入了“枯静”的生命境界。进入了“寒林”状态。而“寒林”，对于一片树林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休养生息——枯寒中孕育着生机，生机，在为另一个春天准备着。

风吹木叶，季节的演绎，美的展示。



一株银杏树

静静伫立
心无旁骛
爱心心切的你在遐想
孩子们的未来
是陪伴在自己的身旁萌芽生长
还是追随飞禽的翅膀
到不知名的地方去安家
一树璀璨绚烂的黄叶
让风景美不已
令大地想穿上华美衣裳

一株银杏树
远望过去
就像在焚烧
黄色火焰
毕剥着冬日的寂静和冷寒
不必勾勒跟点染
就能够如泼墨般大写意地
氤氲出浓浓诗情
继续出鲜明画意
温暖着眸子和心
初冬的银杏树
这飘飘洒洒——
零落了一地的炫目的金黄落叶
就是你在感恩与回报大地母亲……（周家海）

萤火虫恋歌

若隐若现，忽明忽暗
是萤火虫
在金色的秋天
海浪般的夜色中
傲游，歌唱

好像青春之花
喷薄而出的热情
与张扬的歌声
忽远忽近

理想和远方
在闪闪发光
指引我们前进

(张敏)

朱自清故居

一座清代的三合院
一座典型的扬州民居
静立于广陵区安乐巷27号
古朴典雅
这里的每一块砖瓦
这里的每一扇门窗
都刻满岁月的痕迹

先生走了
人们熟悉的背影
以及先生当年背着手踱步的
那片荷塘
那清冷的月色
永远都在我们的记忆里

(张军)

茶里人生

独坐于山亭一隅，捧清茗
一杯在手，一小团云来
正在解读遥远的山河
清纯的茶叶一如我心
在水中，一点一点地
舒展着氤氲的思绪

圆形湖泊，一群青鸟
飞起又落下，让我
看见了自己沉浮不定的人生

我怀揣的星辰和花朵
在苍茫的岁月中渐渐
成长，在多年以后

世事，让我对世界的
目光宽容了许多。此刻拿起
又放下的茶盏找到了唯一的答案

(许登彦)

乌柏

立冬后，它的叶子渐红
像一团烈火
把秋霜融化在落霞里
它的种子裂开
像提前预演的一场雪
似乎要把这团烈火烧灭

烧得有多旺
淋得有多狂
似乎越烧越旺
这红与白
热烈与冷静
的较量
正是秋与冬的相生相克

一棵站立在秋与冬交界
的乌柏
多像一位生活的智者

(谭喜爱)

在大散关

陆游说，铁马秋风大散关
几百年过去了
这句话仍然刻在峭壁上

我顺着时间的大道回头走
走过了许多繁体字与线装书
才来到秦岭，来到这里

这里的秋风都姓陆
很硬的风
长着坚硬的骨头
站在岁月的高台上，看见陆游
腿挂宝剑，骑马穿过硝烟的森林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还装着南郑的烽火

(相海龙)